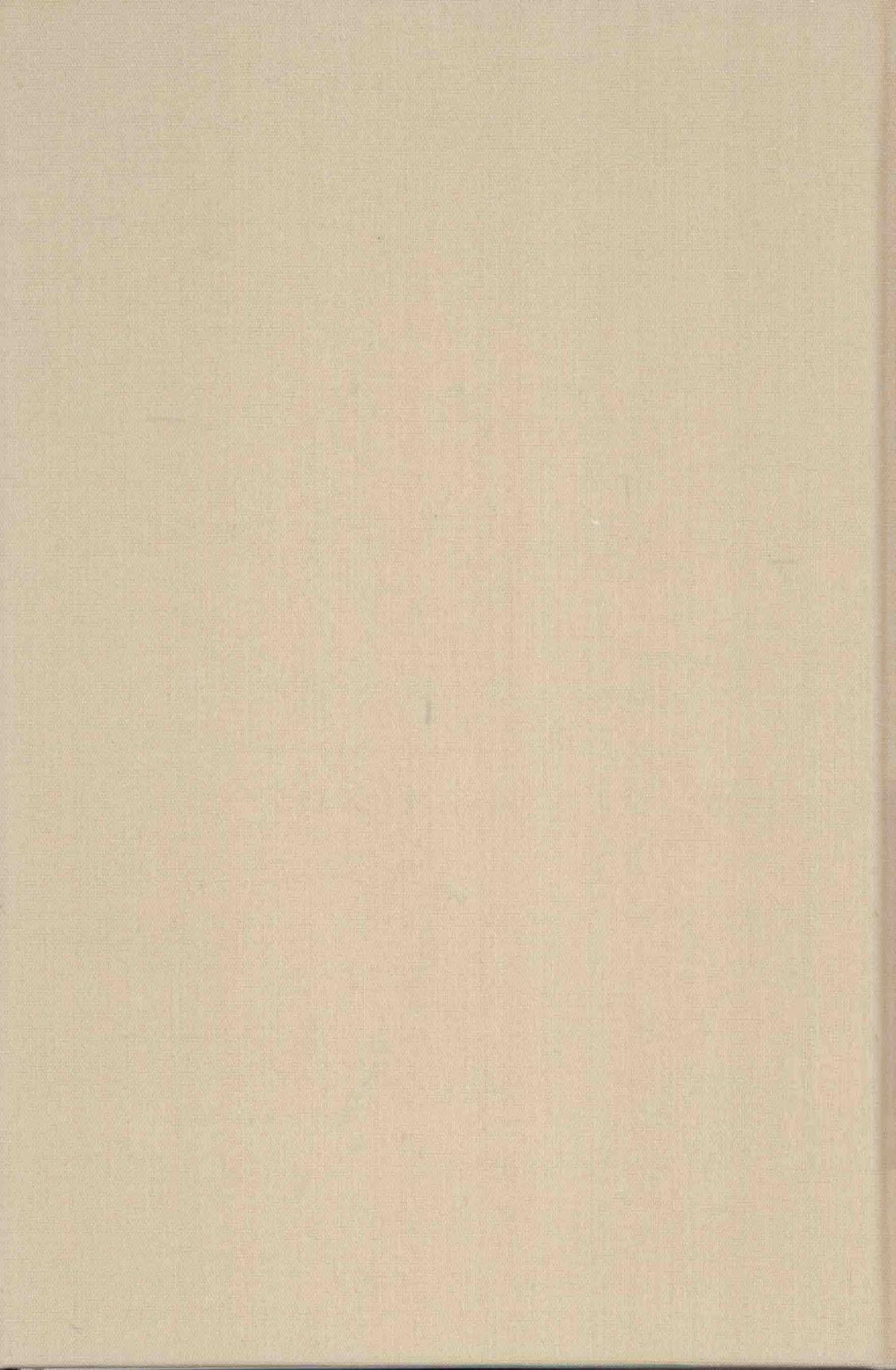


..... 迦·陵·说·诗 .....

叶嘉莹

说中晚唐诗

叶嘉莹◎著



叶嘉莹

说

中晚唐诗

叶嘉莹◎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嘉莹说中晚唐诗 / 叶嘉莹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1

(迦陵说诗)

ISBN 978-7-101-10038-9

I. 叶… II. 叶… III. ①唐诗-诗歌评论②诗人-人物研究-中国-唐代 IV. ① 1207.227.42 ②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7479号

---

书 名 叶嘉莹说中晚唐诗

著 者 叶嘉莹

丛 书 名 迦陵说诗

责任编辑 余 瑾

美术编辑 刘 洋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1月北京第1版

201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920×1250毫米 1/32

印张5 $\frac{1}{4}$  字数200千字


印 数 1-5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0038-9

定 价 32.00元

---





叶嘉莹先生别号“迦陵”，《楞严经》中有鸟名“迦陵”，其仙音可遍十方界，而又与“嘉莹”音颇相近，故取为笔名。此鸟之仙音邈不可闻，但“迦陵”先生之德音，却数十年萦绕在讲坛之上，滋润着世人的心灵。叶嘉莹先生说：“凡是最好的诗人，都不是用文字写诗，而是用自己整个生命去写诗的。”叶嘉莹先生也是用整个生命去传承和传播她所钟爱的古典诗词。自上个世纪40年代在北京教中学开始，叶嘉莹先生从教至今70年，诗词几乎已成为她的信仰，她生命的支撑，虽“一世多艰”，仍“寸心如水”。诗词向来无关于国计民生，却关乎人的心灵、品格和情趣，叶嘉莹先生1979年首次回内地讲学时，曾挥笔写下了“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的诗句，就是要将诗词的美讲给国人听，她说，“我平生志意，就是要把美好的诗词传给下一代人”。

中华书局2007年推出“迦陵说诗”系列丛书，全八册，至2008年出齐。本丛书是叶嘉莹先生不同时地的讲演集，融会贯通古今、中西文艺理论，分专题讲授赏析古典诗歌。丛书推出后，深受读者欢迎，多次重印。今年是叶嘉莹先生九十诞辰，我们特推出全新编辑设计的精装本，以表达对先生的敬仰之意。其中的《好诗共欣赏》因版权问题不再印行。



本丛书的内容皆为演讲记录稿，是叶先生在讲坛上的即性发挥，因此在演讲过程中凭记忆的引用、录音整理过程中产生的失误以及排校中出现错误的情况都是存在的，故此，我们在丛书出版七年后，推出此新装本，对文字内容进行了重新审定，逐一核对引文，对误记及编校讹误进行订正。其中《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因当年整理时较匆促，未能尽如人意，此次出版，将不同时期全部同题演讲录音重新整理编辑，使内容更加准确充实。

同时，除《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外，其他几种特制作同题演讲录音光盘，需说明的是，因这些录音来自不同时期，整理时是以一次讲演为基础，整合其他不同时地的同题演讲，因此录音和书稿文字并不完全吻合。而且有些录音由于录制场地及年代久远的原因，音质不高，但能亲耳聆听诗词大家的讲解，已是一件足够幸运的事。点滴之言，亦足以撼动诗心。让我们跟随“迦陵”先生的脚步，去聆听汉风唐韵，去体悟诗词的妙境吧！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4年9月

北京中华书局最近将出版我的六册讲演集，编为“迦陵说诗”系列，要我写一篇总序。这六册书如果按所讲授的诗歌之时代为顺序，则其先后次第应排列如下：

- 一、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
- 二、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
- 三、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
- 四、叶嘉莹说唐诗
- 五、好诗共欣赏
- 六、叶嘉莹说诗讲稿

这六册书中的第二种及第五种，在1997及1998年先后出版时，我都曾为之写过《前言》，对于讲演之时间、地点与整理讲稿之人的姓名都已做过简单的说明，自然不需在此更为辞费。至于第一种《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与第四种《叶嘉莹说唐诗》，现在虽然分别被编为两本书，但其讲演之时地则同出于一源。二者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我在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讲授古典诗歌时的录音记录，只不过整理成书的年代不同，整理讲稿的人也不同。前者是九十年代中期由天津的三位友人安易、徐晓莉和杨爱娣所整理写定的，后者则是近年始由南开大学硕士班的曾庆雨同学写定的。后者还未曾出版过，而前者则在2000年初已曾由台湾之桂冠图书公司出版，收入在《叶嘉



莹作品集》的第二辑《诗词讲录》中，而且是该专辑中的第一册，所以在书前曾写有一篇长序，不仅提及这一册书的成书经过，而且对这一辑内所收录的其他五册讲录也都做了简单的介绍。其中也包括了现在中华书局即将出版的《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和《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诗》，但却未包括现在所收录的陶渊明的《拟古》诗，那是因为“饮酒”与“拟古”两组诗讲授的时地并不相同，因而整理人及成书的时代也不相同。前者是于1984年及1993年先后在加拿大温哥华的金佛寺与美国加州的万佛城陆续所做的两次讲演，整理录音人则仍是为我整理《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的三位友人。因此也曾被桂冠图书公司收入在他们2000年所出版的《叶嘉莹作品集》的《诗词讲录》一辑之中。至于后一种“拟古”诗，则是晚至2003年我在温哥华为岭南长者学院所做的一次系列讲演，而整理讲稿的人则是南开大学博士班的汪梦川同学，所以此一部分陶诗的讲录也未曾出版过。

回顾以上所述及的五种讲录，其时代最早的应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我在台湾为教育电台播讲大学国文时所讲的一组阮籍的“咏怀”诗，这册讲录也是我最早出版的一册《讲录》。至于时代最晚的则应是前所提及的2003年在温哥华所讲的陶渊明的“拟古”诗。综观这五册书所收录的讲演录音，其时间跨度盖已有四十年以上之久，而空间跨度则包括了台湾、美国、加拿大及大陆四个不同的地区。不过这五册书所收录的讲演却仍都不失为一时、一地的系列讲演，凌乱中仍有一定的系统。至于第六册《叶嘉莹说诗讲稿》则是此一系列讲录中内容最为驳杂的一册书。因为这一册书所收的都是不成系列的分别在不同的时地为不同的学校所做的一次性的个别讲演，当时我大多是奔波于旅途之中，随身既未携带任何参考书籍，而且我又一向不准备讲稿，都是临时拟定一个题目，临时就上台去讲。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免会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一是所讲的内容往往不免有重复之处，其二是我讲演时所引用的一些资料，既完全未经查检，但凭自己之记忆，自不免有许

多失误。何况讲演之时地不定，整理讲稿之人的程度不定，而且各地听讲之人的水平也不整齐，所以其内容之驳杂凌乱，自是必然之结果。此次中华书局所拟收录的《叶嘉莹说诗讲稿》原有十三篇之多，计为：

1、从中西诗论的结合谈中国古典诗歌的评赏（这是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四川成都所做的一次讲演，由缪元朗整理，讲稿曾被收入在河北教育出版社所出版的《古典诗词讲演集》）

2、从几首诗例谈中国古典诗歌中形象与情意之关系（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天津师范大学所做的一次讲演，由徐晓莉整理，讲稿亦曾收入在《古典诗词讲演集》）

3、从形象与情意之关系看三首小诗（这是1984年在北京经济学院所做的一次讲演，由杨彬整理，讲稿亦曾被收入《古典诗词讲演集》）

4、旧诗的批评与欣赏（这是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在南开大学所做的一次讲演，此稿未曾被收入我的任何文集）

5、从比较现代的观点看几首旧诗（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我在台湾大学为“海洋诗社”的同学们所做的一次讲演，讲稿曾被收入台湾桂冠图书公司所出版的《迦陵说诗讲稿》）

6、漫谈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感发作用（这应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或九十年代初的一次讲演，时地已不能确记，此稿以前未曾出版）

7、从中西文论谈赋比兴（这是2004年在香港城市大学的一次讲演，曾被收入香港城市大学出版之《叶嘉莹说诗谈词》）

8、古诗十九首的多义性（这也是2003年在香港城市大学的一次讲演，曾被收入《叶嘉莹说诗谈词》）

9、诗歌吟诵的古老传统（同上）

10、杜甫诗在写实中的象喻性（同上）

11、从西方文论看李商隐的几首诗（这是2001年我在南开大学所做的一次讲演，未曾收入我的任何文集）

12、一位晚清诗人的几首落花诗（这也是2003年在香港城市大学

所做的一次讲演，曾被收入《叶嘉莹说诗谈词》）

13、阅读视野与诗词评赏（这是2004年我在一次会议中的发言稿，未曾收入我的任何文集）

以上十三篇，只从讲演之时地来看，其杂乱之情形已可概见，故其内容自不免有许多重复之处。此次重新编印，曾经做了相当的删节。即如前所列举的第一、第二、第四与第五诸篇，就已经被删定为一篇，题目也改了一个新题，题为《结合中西诗论看几首中国旧诗中的形象与情意之关系》；另外第六与第七两篇，也被删节成了一篇，题目也改成了一个新题，题为《从“赋比兴”谈诗歌中兴发感动之作用》。我之所以把原来十三篇的内容及出版情况详细列出，又把删节改编之情况与新定的篇题也详细列出，主要是为了向读者做个交代，以便与旧日所出版的篇目做个比对。而这些篇目之所以易于重复，主要盖由于这些讲稿都是在各地所做的一次性的讲演，每次讲演我都首先想把中国诗歌源头的“赋比兴”之说介绍给听众，举例时自然也不免谈到形象与情意之关系。而谈到形象与情意之关系时，又不免经常举引大家所熟悉的一些诗例，因此自然难以避免地有了许多重复之处。然而一般而言，我每次讲演都从来没有写过讲稿，所以严格说起来，我每次讲演的内容即使有相近之处，但也从来没有过两篇完全一样的内容。只是举例既有重复，自然应该删节才是。至于其他各篇，如《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叶嘉莹说唐诗》、《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等，则都是自成系列的讲稿，如此当然就不会有重复之处了。

除去重复之缺点外，我在校读中还发现了其中引文往往有失误之处。这一则是因为我的讲演一向不准备讲稿，所有引文都但凭一己的背诵，而背诵有时自不免有失误，此其致误的原因之一。再则这些讲稿都是经由友人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一切记录都依声音写成，而声音往往有时又不够清晰，此其致误的原因之二。三则一般说来，古诗

之语言自然与口语有所不同，所以出版时之排印也往往有许多错字，此其致误的原因之一。此次校读中，虽然对以前的诸多错误都曾尽力做了校正，但失误也仍然不免，这是我极感愧疚的。

回首数十年来我一直站立在讲堂上讲授古典诗词，盖皆由于我自幼养成的对于诗词中之感发生命的一种不能自己的深情的共鸣。早在1996年，当河北教育出版社为我出版《迦陵文集》时，在其所收录的《我的诗词道路》一书的前言中，我就曾经写有一段话说：“在创作的道路上，我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诗人，在研究的道路上，我也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学者，那是因为我在这两条道路上，都并未能做出全心的投入。至于在教学的道路上，则我纵然也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教师，但我却确实为教学的工作投注了我大部分的生命。”关于我一生教学的历程，以及我何以在讲课时开始了录音的记录，则我在1997年天津教育出版社为我出版《阮籍〈咏怀〉诗讲录》一书及2000年台湾桂冠图书公司为我出版《诗词讲录》一辑的首册《汉魏六朝诗讲录》一书时都曾先后写过序言，而此两册书现在也都被北京中华书局编入了我的“迦陵说诗”系列之中。序言具在，读者自可参看。回顾我自1945年开始了教书的生涯，至于今日盖已有六十一年之久。如今我已是八十三岁的老人，仍然坚持站在讲台上讲课，未曾停止下来。记得我在1979年第一次回国教书时，曾经写有“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两句诗。我现在仍愿以这二句诗作为我的《迦陵说诗》六种之序言的结尾，是诗歌中生生不已的生命使我对诗歌的讲授乐此不疲的。

是为序。

叶嘉莹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

# 目 录

中晚唐诗人之一	韦应物	1
中晚唐诗人之二	柳宗元	21
中晚唐诗人之三	刘禹锡	43
中晚唐诗人之四	韩愈	55
中晚唐诗人之五	白居易	63
中晚唐诗人之六	李贺	77
中晚唐诗人之七	李商隐	85
中晚唐诗人之八	杜牧	147

中晚唐诗人

中晚唐诗人之一

韦应物





一般人们习惯于把唐诗分成初盛中晚四个时期来讲，我们已经讲过了初唐的杜审言、“四杰”、“沈宋”等诗人，以及盛唐主要的诗人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还有写边塞诗的“高、岑”——高适、岑参等。下面介绍中唐时期的重要诗人韦应物、韩愈、柳宗元、白居易。

我们把盛唐的高峰讲过后现在再讲其他时期诗人的诗，不知道大家感觉如何？我个人有一个感觉，可以用元稹的两句诗概括：“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离思五首》）大家当然都知道《西厢记》是以元稹的《会真记》为底本的，讲了张生跟崔莺莺的故事，相传这就是元微之自己的经历。本来这首诗是写爱情的，意思是说他已经认识一个世间最好的女子，那么除了她以外，别的女子好像都是颜色如土了。这句话出自孟子的“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孟子·尽心上》）。当你已经看过汪洋无边的海水后，再看到小河沟都不能算是什么水了。“游于圣人之门者”，“游”是古人到各地去游学。如果你曾经在孔老夫子的门下游学，那你以后再听其他人讲道你会觉得都不够好了，就“难为言”。

我们已经见识过盛唐诗的风采了，看到李白和杜甫是这样的开阔，这样的飞扬，这样的深厚，这样的沉重，现在再看别人的诗，味道好像就不够了。可是各人有各人不同的成就，而且我特别提出韦柳两个人，是因为中国常常把王孟韦柳四家都算作是写大自然、山水和田园的诗

人。事实上，他们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讲王维跟孟浩然的时候曾经做过比较。

王维写景物的时候，常常是写景物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禅理而不是感情，像他的《栾家濑》：

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榴泻。

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

当你内心很平静、很悠闲的时候，外面是飒飒的雨声，忽然间你看到在阴暗的天空中，一只白色的鸟滑翔一圈飞起来了。这里有声音的一动，颜色的一动，就是这种自然环境的一动之间，让你的心也随着有一动，而且这个动没有善恶喜怒之分。我们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性；喜怒哀乐之既发谓之情。你本来有一个能感的本性，可是没有形成强烈、明显的感情，所以只是一动念之间的事情。你的心没有死去，但是没有喜怒哀乐这些有形感情的限制，就是这么一动念之间的一种意境。王维表现得很好，很少有诗人能表现出这样一种意境。

孟浩然的诗里面常常表示一种兴发，一种感动，如《早寒江上有怀》（一作《江上思归》）：

木落雁南度，北风江上寒。

我家襄水曲，遥隔楚云端。

乡泪客中尽，孤帆天际看。

迷津欲有问，平海夕漫漫。

树叶黄落，大雁南飞。冷冷的西北风吹过来，江边上十分寒冷。他所写的景物之中，有他一份寂寞的、生命失落的悲哀和感情在里边，所以王孟两个人其实是不一样的。

唐朝以前有两个很有名、成就很卓越的写山水自然的诗人，即陶渊明和谢灵运。他们两个人的诗也是不同的。谢灵运写山水诗的时候，主要是刻画形貌，也正因如此，前人批评他这一类的诗时说“钻貌草木之中”（《文心雕龙》），写的都是外表的形貌而已。如我们去年讲过的《从斤竹涧越岭溪行》：

猿鸣诚知曙，谷幽光未显。

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泫。





逶迤傍隈隩，迢递陟陁岵。  
过涧既厉急，登栈亦陵缅。  
川渚屡径复，乘流玩回转。  
蘋萍泛深沉，菰蒲冒清浅。  
企石挹飞泉，攀林摘叶卷。  
想见山阿人，薜萝若在眼。  
握兰勤徒结，折麻心莫展。  
情用赏为美，事昧竟谁辨。  
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

“蘋萍”说水面上有很多的萍草，它们不是沉下去，而是漂浮在水面上。“菰蒲冒清浅”，“菰”是菰米，“蒲”就是芦苇这一类的植物，“冒”是从清浅的水面上钻出来、冒出来。“岩下云方合”句是说山岩底下白云缭绕，许多云彩都聚在一起。“花上露犹泫”是说花上有露水珠，“泫”是有水滴的这种样子。由此看出都是刻画形貌的句子。

虽然都是写山水田园，孟浩然结合了自己的感情，而谢灵运就是单纯地写景，写眼睛所看见的外表，包括形状、外貌等等，没有结合上自己的感情，而且总是先写一段景物，然后在诗的最后写一段感情和哲理。而王维呢，虽然也不露感情，可是跟大谢不同，你一定要注意到。刚才我们说王维诗里面都有一种动，不是只有一个死板的外表摆在那里，而是有一种心的活动。飒飒的秋雨落下来，石头上浅浅的泉水流下来，白鹭鸟飞起来，水波在互相跳溅。这都是外界事物的活动以及在这种活动之中表现的他内心的活动。大谢写的不是心的动，而是眼的观，先写景物后写哲理，而且常常用典故。比如他在《登永嘉绿嶂山》诗中说：“盍上贵不事，履二美贞吉。”“盍”和“履”是《易经》的盍卦和履卦，这两句是说《易经》履卦的第二爻所赞美的是你这个人要贞静，这样的话对你好的。这是理性上的说理，没有任何感情，也不直接给我们感动。大谢诗的特点就是在于他不写感情，反而把景物的刻画写得这么复杂，把哲理写得比较艰深，而且在复杂艰深中传达出一种力量。你要一层层地深进去的话，就会发现那是一种挣扎，为什么呢？谢灵运出自东晋南朝世家，曾祖、祖父一辈的谢安、